

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刊



# 俄羅斯的孩子

卡 維 林 著 左 海 譯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

文化工作社

譯文叢刊

—12—

# 俄羅斯的孩子

卡維林著

左海譯

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印行

原書出版時期 1946

總經售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定價 ¥5,800

CAH/01/04



維 林 像

## 作者小傳

一九〇二年，魏尼阿明·阿列克桑德羅維奇·卡維林生在普施柯夫城裏一個音樂指導人的家裏。

魏·卡維林還在做中學生的時候，已經開始研究俄國文學史和寫詩了。他十六歲遷居到莫斯科，一九一九年在莫斯科讀完中學。他在莫斯科大學讀書的時候，同時在學生食堂裏服務，後來又做莫斯科市蘇維埃藝術科指導員。一九二〇年，魏·卡維林轉到列寧格勒大學，同時又進了東方語言學院阿拉伯語系。

列寧格勒文學家俱樂部主持的初學寫作者的競賽，暗示他去試一試自己寫作散文的能力。這次競賽，魏·卡維林因為自己第一篇短篇小說第十一條公理得了獎。馬·高爾基很看重這篇小說，此後就一直注意着這位青年作家的工

作。

一九二三年，魏·卡維林讀完東方語言學院，過了一年，在列寧格勒大學畢了業，就留在大學裏做研究生。連續六年，他從事科學工作，一九二九年，考受博士學位，論文題目是俄羅斯新聞業史。不過在二十年代之末，他已經是個職業作家，而且終於決定獻身給文學活動。

魏·卡維林最早的作品，是幾部富於空想的短篇小說集。

一九二八年，他完成第一部長篇小說愛吵鬧的人或者伐西耳葉夫島上的黃昏。

反映蘇聯知識份子生活的願望，表現在長篇小說如願（一九三四年）裏面。在這本書裏，魏·卡維林初次描寫現時代的青年，這是他以後屢次寫到的題目。

一九三八年，魏·卡維林開始發表他的長篇小說大尉和船長，這書述一個現代青年的歷史，從幼年時代開始，到成年為止，成年時代，正好和衛國戰爭

的時間相合。這部小說成於一九四四年，得到斯大林獎金。

戰爭時期，魏·卡維林做過消息報的戰地通訊員，出過幾部短篇小說集。

如我們兩樣了，鷹揚，俄羅斯的孩子以及其他。

魏·卡維林在北海艦隊工作，得過紅星勳章。

一九四九年，魏·卡維林發表了他的長篇小說一本揭開的書的第一部，這篇小說，講一個蘇聯女科學家的歷史。現在作者正在寫第二部和最後一部，這最後一部分，就寫到現在的事情了。

## 文 化 工 作

-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|
| 不屈的心     | 拉甫列烏夫等著  | 湯真譯   | 五·七〇 |
| 土庫曼的春天   | 凱爾巴巴耶夫著  | 趙瑞蕓譯  | 四·〇〇 |
| 無罪的人     | 奧斯特羅夫斯基著 | 周彤等譯  | 五·五〇 |
| 不好客的村莊   | 伊凡·伐佐夫等著 | 黃賢俊譯  | 四·八〇 |
| 意大利印象記   | 巴甫連柯著    | 韋叢蕪譯  | 六·六〇 |
| 苛茲瑪·拉珂爾  | 沙杜維亞努著   | 勞榮譯   | 二·八〇 |
| 風吹的方向    | 阿茲塔洛斯著   | 吳勞等譯  | 八·五〇 |
| 怠工者      | 安娜·西格斯著  | 商章孫譯  |      |
| 一個德國兵的遺囑 | 勃賴特爾著    | 張威廉譯  |      |
| 北極蜜      | 普里希文等著   | 張景桂等譯 |      |
| 馬雅珂夫斯基傳  | 特麗沃萊著    | 羅大岡譯  |      |



# 目錄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作者小傳.....   | 卷首  |
| 俄羅斯的孩子..... | 三   |
| 徵鈴.....     | 一八  |
| 青春.....     | 二九  |
| 白色快艇.....   | 四三  |
| 比死還有力量..... | 五三  |
| 告別的禮砲.....  | 六一  |
| 摩伊斯托.....   | 七三  |
| 古老的誓言.....  | 一〇〇 |
| 季棲安.....    | 一二三 |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雕木偶的專家..... | 二四 |
| 老鷹進窠.....   | 二五 |
| 腰帶.....     | 二七 |

# 俄羅斯的孩子



## 俄羅斯的孩子

我在朋友海軍上尉古臘米施維李家裏作客，他邀我到出征回來不久的前哨艇上去。我們檢閱得獎的名冊，我注意到被提出來得獎的人裏面，很多是二十一二歲的青年。

古臘米施維李指揮海軍陸戰隊作戰，在敵人後方，轉戰了一千多公里——真是一次了不起的出征。這人身體勻稱，高矮適中，鬚髮斑白。出奇的自制力，各方面都看得出，在那雙黑眼睛裏面，忽然燃起火花，又熄滅了，而且露出眼白，眼白微帶黃色，像老虎的那樣。他使我想起了巴臘頓斯基有名的詩來：

狂流凍結了，

● 4 ●  
垂在深淵上面

失掉以前旁若無人的怒號，

保存了活動的狀態。

『我記得您提到這個問題，』他說，那時我們翻閱獎冊，看到記載在最近一次出征中，崢嶸地露出頭角的Оли青年指揮官的一頁，『就是最富於想像力的人，都覺得這次戰爭來得突兀，將來誰描寫它呢？要知道將來描寫戰爭的，就是這些人，我們的青年！我保證您，未來的列夫·托爾斯泰，現在就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什麼地方打仗呢。啊，這些俄羅斯的孩子！不知誰說過這話：「給俄羅斯孩子一張星辰圖，到明天，他就把它修正後還你了？」』

我問他，幹嗎稱那個二十歲的Оли指揮官做小孩子，他在艦隊中已經服務三年了。

『唉，當然是小孩子，』古臘米施維李反駁我道，『無論如何，比起我們

來總是小孩子。不過我說到未來的列夫·托爾斯泰時，我想到了一個十五歲的孩子，我在卡緬村勃利雅斯基森林裏面碰到他的，可是在士拉附近，把他丟了。要我講給你聽嗎？」

『當然！』

『我們通常總繞着村子行走，』海軍上尉這樣開場。『兩百個水兵——他們焚燒橋樑，剪斷電線，在臘基特那亞附近，摧毀一營德國精選的步兵——的消息，遠在隊伍前面流傳了。可是在離卡緬不遠的地方，我們遇到了製糖工場裏的游擊隊，他們告訴我們，這村子裏有個村長——從前當過水兵。見鬼了！我們老早就把酒精——酒精是在德國人控制之下，和藥品一同從品斯克偷運來的，——喝光，把所有的馬匹都吃完了。我們餓得像兩百個餓鬼！可是這兒還有從海軍裏來的村長呢！還是自己的兄弟——水兵！決不會有的。於是我們毫不考慮，逕自向村子進發。

『在一片漆黑和靜寂裏面，我們可以說是用脚尖走進村子去的——德國人

離開我們很近。村長到圍牆邊來迎接我們，把我們按戶分派。過了半點鐘，我們已經在吃豐盛的羊脂燒馬鈴薯了。

「村長邀我上他那兒去，從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到現在，我還是第一次睡在寬暢漂亮的鋪蓋裏面，不過沒脫掉衣服罷了。我不知道睡了多久。不知是談話還是唱歌，忽然把我驚醒。我跳了起來，抓住手鎗。」

「已經天亮了。我的主人祇穿一件襯衫，向着一隻長凳，微俯着身子。一個約摸十五歲的男孩子，睜着眼睛，躺在長凳上。他既黑且瘦，好像一隻外洋來的鳥兒。孩子在讀詩，我細聽了一會，原來是讀萊蒙托夫的詩：

「在正午的炎熱裏，達格斯坦深谷內……

「你怎麼，不舒服麼？」主人再三問他，「唉，好孩子。」

「這是誰？」我問。



「一個孩子，」主人煩惱地解釋，「真糟糕，我不知道怎麼辦了。他從隣村裏來的。德國人當着他的面，把他的母親吊死了。那樣一個好女人，全區裏的人都知道她的。他跑到這兒來的時候，完全失了常態。現在就一直讀詩。」

「我在孩子旁邊坐下。」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伏伐。」那孩子回答得很快，而且很願意。「我把您吵醒了？」

「不要緊。你覺得自己不舒服吧，伏伐？」

「不，好的。」

「那末爲什麼夜裏讀詩呢？」

「他不響了。」

「我覺得這樣好些，我自己也不明白。」他終於說了，聲音抖動了一

下。「您睡吧，我不再讀了。」

「主人向我使個眼色，於是我們走到門房裏去。」